



## 第 92 期

94年10月03日 ~ 13日

本期發稿日：94/10/17

下期截稿日：94/10/27

[編輯報告](#)[陽明焦點新聞](#)[行政會報摘要](#)[各處室訊息](#)[院系所傳真](#)[陽明人](#)[校史照片展覽](#)[閱讀旅行](#)

發行人：吳妍華

總編輯：高毓儒

執行編輯：錢珏琄

劉以慧

網頁設計：賴彥甫

傅英貴

## 陽明人

### 戶外採集的一天·側寫吳金正老師

本人的研究興趣是野外採取衛生昆蟲，了解其季節變化、生存環境、生態狀況，及血絲蟲與犬心絲蟲之研究，尤其是蚊蟲傳染犬心絲蟲給人的研究；業餘興趣是到野外種菜，接近大自然。 < 熱帶醫學研究所暨寄生蟲學科 / 師資介紹 / 專任講師 / 吳金正 >



斑翅家蚊

## [ 特別報導 ]

[天助康復](#)[自然誌](#)[陽明身影](#)

◎大學報

◎高教簡訊

◎教育部電子報

◎國衛院電子報



小型家蚊



三斑家蚊



中華瘧蚊

憑著多年的經驗，吳老師對於蚊子在台灣的分佈與季節的關係、各種蚊蟲的生活習性，可說是瞭若指掌。……來陽明的前五年，先作蚊蟲養殖與維持實驗的技術員，後來當助教、升講師，在范秉真教授的指導下，研究過許多寄生蟲，如血吸蟲、中華肝吸蟲、廣東住血絲蟲、血絲狀蟲，自己最感到滿意的是從事血絲蟲(*filaria*)與蚊子的研究，先後發表27篇論文。最近又從自然界採到熱帶家蚊帶有犬心絲蟲感受性幼蟲，這是在台灣首先發現蚊子體內的人畜共同寄生蟲。 <

我們一家都是人——訪吳金正老師 / 山腰札記第七期 / 民國  
81年11月21日出刊>



巨蚊



巨蚊雌雄



羽烏斑蚊



東鄉斑蚊

8月中旬，正是艷夏時節，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吳金正老師來電說他要和學生去石碇採集蚊子的幼蟲，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天哪，聽到蚊子就頭皮發麻，我和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既然向他約訪在前，這又是一個難得近身採訪的機會，也就只好硬著頭皮上陣。

出發當天，晴空萬里、艷陽高照，由吳師母駕車，載著吳老師、我和另一位任職於疾管局目前在國際衛生學程就讀的李秋雅小姐隨行，預計自石碇、十分寮、基隆、野柳、陽明山，一路隨機採集各式的蚊子幼蟲和蟲卵。



石碇國小旁的河床上採集花翅家蚊

秋雅即將於十月間啣命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採集瘧蚊的成蟲和幼蟲，以備作出種類的鑒定。石碇之行是拜託吳老師為她作示範教學。

首站石碇，我們車停石碇國小，暑期的校園寧靜異常，一隻白狗對著我們狂吠，吳老師熟稔的招呼著：「小白！小白！不要叫！」那隻狗便退走了。我問：「吳老師，你怎麼知道牠叫小白？」吳老師說：「我不知道，隨便叫的。」



拿好工具，下到國小側面的河床上展開搜尋作業。吳老師說蚊子喜歡將卵產在乾淨的積水處，所以我們首要之務就是找尋積水的洞穴。只見吳老師精神奕奕的這邊看看那邊看看，每個窪洞都逐一探視；遇有發現，便立刻匍匐在地，一勺勺地將洞中積水舀起，過濾後交給秋雅裝袋。

河床上完全沒有遮蔭之處，在超過半小時的曝曬後，皮膚變得炙紅，幸好採集工作暫告一段落；我們上岸，借用國小的洗手台洗了把臉。校園裡仍是靜幽幽的，這時連小白也不見蹤影，而陽光更是益發地熾烈了。



轉往十分寮的途中，吳老師看到路邊在賣枝仔冰，說要買冰請我們吃；我們就在平溪店家門口，一人一支的吃將起來。

上車後，師母告訴我們一段趣聞，她說，吳老師很喜歡吃冰，有一次師母說，「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吃冰。」吳老師就很高興的跟著師母去家樂福採購。買妥冰棒後，吳老師一邊走一邊吃，這時迎面走來一個外勞，看到黝黑的吳老師以為他鄉遇故知，很熱情的問：「Philippine? Philippine?」師母就開玩笑的回說：「No, No, Indonesia!」

車上三個女人爆笑如雷，吳老師則默不作聲。



平溪路邊溝渠採集羽鳥斑蚊

師母說吳老師平日只有兩點移動，家裡——學校；假日是三點移動，家裡——學校——菜園，至於其他地方，如果不是採集標本，就那裡都不想去。

有一回寒假期間，她強拉著吳老師一起出外旅遊，吳老師沿途都意興闌珊。直到有天投宿的旅館位於湖畔，師母想去湖邊散步欣賞美景，吳老師根本興趣缺缺，師母拐他說湖邊可能有螺螄，他才勉為其難跟著，但走路仍是有氣沒力的。後來果真在湖邊發現滿州泥螺，吳老師立刻生氣勃勃，回來後馬上急切的詢問旅館經理，餐廳的生魚片是否產自旁邊湖泊？經理雖然有點摸不著頭腦，但仍有禮的回答說餐廳沒有賣生魚片。師母連忙在一旁說明吳老師的身分及剛才的發現，原來吳老師擔心湖中的魚遭到感染，才特別前來警告餐廳。師母說吳老師滿腔熱忱，但是腦海中只有蚊子和寄生蟲，所以對話常讓人覺得莫名其妙，她往往要幫他向別人解釋清楚。





十分寮的洞穴中採集羽鳥斑蚊

到了十分寮，遇見一隊小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作戶外教學，觀察眼鏡洞、壺穴等地形。有些遊客看見吳老師沿路低頭端詳著一個一個的洞穴，覺得很好奇，後來得知是要採集蚊子幼蟲，都覺得大太陽底下抓蚊子有些難以想像。

師母看著吳老師和秋雅忙碌的身影，悠悠地說：「以前都是我拿著工具跟他到處去採集，這麼多年下來，本來不懂的也都懂了。」問師母是否無怨無悔？師母立刻睜大眼睛：「有怨！有悔！」但是她又不放心吳老師一個人出門採集，後來就學會隨身帶著相機，吳老師採集，她自己拍照、欣賞風景，大家各得其所。



時間已經過午，我們連近在咫尺的十分寮瀑布都緣慳一面，便又匆匆離去。在用過午餐和稍事休息後，繼續前往野柳，打算採集海邊的東鄉斑蚊。由於野柳必須購票才能進入，就只吳老師和秋雅入內採集；我陪著師母坐在外面的樹下痴等，一陣又一陣的熱風襲來，我暗自慶幸起不必和秋雅一起走在滾燙的礁岩上。

約莫半小時後，吳老師和秋雅出現了。我因為從未到過野柳，便問吳老師「女王頭」美不美？他愣了一下：「我沒看過女王頭。」啊？怎麼會？我打趣地問：「是不是老師眼中只有蚊子？」他訥訥地回答：「真奇怪，我來野柳這麼多次，卻從來沒看過女王頭。」



石門海邊



陽明山路邊溝渠

趁著吳老師不注意，我偷偷問秋雅熱不熱？「熱死了，可是老師都不喊熱，不喊累，我怎麼能說熱？我真的很敬佩吳老師的精神。」秋雅仰著一張被烈日曬得通紅的臉說。

回程，我們從金山走陽金公路，吳老師一路上注意著溝渠，中途也曾下車嘗試採集，終因水流過於湍急而無功，這時，暮色掩至，師母看著吳老師略顯失望的面孔，試探地問：要不要拐進竹子湖看看？

那還用說嗎？果然吳老師又換上了一張喜滋滋的臉。



陽明山竹仔湖海芋田採集環紋家蚊



向海芋田的主人打過招呼，吳老師便和秋雅立刻鑽進隴間進行採集；我和師母則在一旁放眼田野風光，享受著傍晚的適意。

終於盼到了行程結束的時候，疲憊地回到校園已經是下午六點了。看著吳老師和秋雅急著將這天採集到的幼蟲一袋袋送回實驗室準備進行飼養，覺得衷心的感動。如果沒有經歷這趟戶外採集，我可能永遠無法切實傳遞吳老師在教學和研究上的熱情；雖然自始至終我都只能充當一名旁觀者，但是吳老師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和專心一意的態度，在這次的行程中已然表露無遺。



吳老師在實驗室中觀看顯微鏡

## 採訪後記

「不同種類的Filaria，牠的媒介就不同，有的是蚊子，有的是蚋，有的是蛇……」講台上的吳金正老師坐著輪椅，左手拿著麥克風，對著台下學生一字一句的緩緩道來。

吳老師9月下旬車禍受傷後，出院至今仍不良於行，腿上打了石膏，右手拄了支架的他，每逢上課的日子仍堅持要坐著輪椅進教室，在一旁關注學生上課情形。

問他說：「都不能走路了，怎麼還要來上課？」

吳老師慢吞吞地回答：「我怕學生有不懂的地方，我在旁邊，學生可以隨時來問我。」



「只要不懂，隨時來問」是吳老師對學生一貫的態度，對於學生的求教，他從不拒絕。吳老師曾經提到過，他年輕時唸書唸得很辛苦，所以當老師不輕易當人，只要學生肯問肯學，他一定傾囊相授，教到學生懂為止。「江湖一點訣，講破無價值。」吳老師說，「實驗室裡的事自己去摸索很難，別人點一下特徵，要學會就很簡單了。我自己懂多少，都全部告訴學生；我不懂的，也會去請教專家再來告訴他們。我對學生說，基礎要學會，不然以後當醫生會害死人。」



吳老師雖然行動不方便，講話不輪轉，但是只要耐心聽他上課，其實內容很有趣。他說醫學生課業很重，上課時如

果看到學生沒精神，他會對學生說一些小故事和小笑話來提振學生上課的興趣。

可貴的是這些故事和笑話都是由他親身經歷所集結而成。如果曾經和他走一趟採集之路，就能體會到它們背後所隱藏的，令人欽佩的專注與執著。

誠如醫五的彥博所說的：「吳老師很特別，我一直很欣賞他。該怎麼說呢，總覺得他是用他的生命在教書……。就是這樣一點一點的認識了吳老師，才發現老師身上有一種對教學及研究莫名的熱誠，那是一種近乎傻勁的投入，也就是老師受人欣賞的原因。」



謹以此文，祝福吳金正老師和長期默默支持他的吳師母！

(採訪 / 錢玗琄      攝影 / 錢玗琄·劉以慧)  
(蚊子照片提供 / 吳金正老師)

[回《陽明人》](#)

[關於電子報](#) [訂閱電子報](#) [聯絡編輯小組](#) [上期電子報](#) [回電子報首頁](#)